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12月1日A27版《谈笑间樯櫓灰飞烟灭》第一段:“第13届农心辛拉面杯”,“农心辛杯”应为“农心杯”。

●12月2日A21版《克莱德曼将首次登陆威海》第四段:“……《一条大河》等改编成了钢琴曲”,《一条大河》应为《我的祖国》。

●12月2日A24版《佛山队裁掉“扣篮王”》第三段:“在总决赛对阵新疆的第七场比赛中”,上赛季CBA总决赛只进行了六场比赛,句中“第七场”应为“第六场”。

●12月2日A24版《活得不容易 都想喘口气》第三段:“目前,我们还不具备看清任何一个对手情况的实力”,“看清”应为“看轻”。

●12月3日A8版《是否轻易给孩子太多》第二段“当他想要的东西能轻易得到时”,“轻易得到”应为“轻易得到”。

●12月4日A2版《卫生部:乳品国标未被企业“绑架”》第一段:“通过采访业内专家出现”,句中“出现”应为“发现”。

●12月4日B6版《有钱没钱的都露出去了》第一部分:“日前,广州省委有关领导在正式会议上……”,“广州省委”应为“广州市委”。

(感谢读者解伟、朱永胜、潘京华、周而复始、张召来、靳淑红的批评指正)

千里走煤路

本报记者“走转改”,走上千里运煤路。记者郭建政和王光照到陕西神木煤矿采访,写出不少精彩的稿子,这精彩的背后,是记者的努力和艰辛……

一次百感交集的采访

接到去山西采访的任务,心里有点纠结。作为参加工作不过两年多的记者,前往煤矿挖新闻,这让不少同事担心,“女记者去煤矿很危险,安全第一啊。”大伙儿的劝告,让我心里直打鼓。

11月23日下午,我和郭建政老师坐了8个小时大巴到达山西长治时,已是深夜12点。24日一早我们就出门,跑了大大小小四五家煤矿,但却没有找到要采访的东西。我和郭建政老师回到宾馆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,最终决定到陕西神木采访。坐长途车经过太原、岚县、兴县等地,我们已经赶了三天路,却还没有收获。郭老师说,活了40多年,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车。

一直过了山西兴县走在神盘公路上,才看到卡车堵在公路上的场面。当时真的感觉很震撼。望不到尽头的卡车、司机、小商贩、乞讨者,堵车的公路就像一个社区。在路上写稿子不方便,又怕事后忘了当时的感觉,我就用手机短信编辑见闻感受发给朋友。

到了神木已经是25日晚上6点,暮色降临,憋了三天才遇到想要的东西,我们顾不上吃饭,到宾馆放下行李就打上一辆出租车去煤矿,但是司机不敢拉我们:“去煤矿遇到抢劫杀人的很正常,劝你们也别冒险。”后来司机将我们放在了神木二郎山附近,不肯再向前走。

26日,我们联系到了



在神盘公路上,记者王光照采访吃饭的司机。郭建政 摄

当地的一个煤炭经销商张林,在他的带领下转了几家煤矿,采访了蹲点催煤的业务员、煤炭经销商、司机、物流中介老板等不少人物。为了体会千里走煤路的艰辛,我们决定跟着一辆运煤卡车回山东。

27日中午,我和郭老师背着行李,在神盘公路上见到车牌号为鲁字开头的卡车就敲窗询问,有的车上只能再拉一个人,我和郭老师要分在两辆车上才行,他怕我不安全,直到问了十几辆车,最终才搭上蒙阴司机股本贵的车。当时车堵在路上难以挪动,直到晚上6点,也没走出几公里。堵车时,公路上有流动小贩在卡车间穿梭。我和郭老师两个人跺着脚,哈着气吃了一份蛋炒饭,还没吃到一半,饭就

凉透了。这也是跟车的两天之中,吃到的唯一一顿热饭。后来再也不觉得饿了,在车上颠得太久,胃里堵得慌。

夜里,车堵在路上,熄火后车厢内很冷,零下七八度的气温,让夜晚变得漫长难熬。我把随身携带的两件棉服都裹在身上,还是不顶用。郭老师预感到夜里降温,事先准备好二锅头,我们喝上几口取暖,下车活动冻僵的腿脚。为了赶路,一路上人歇车不歇,两个司机轮流开车,无法歇脚,如厕也成了难题。男士都是打开车门就地解决,我就尽量多喝水,实在忍不住只能躲在路边偏僻处。

29日凌晨4点左右,我们终于到达高速路济南西出口。这一路上与卡车司机同

吃同住,困急了,随便一歪迷瞪一会儿;饿了,塞几块饼干充饥,陕煤入鲁,一路艰辛,感同身受。面对这种艰辛司机们却很平和,其实这种平和更多是无奈。

我字斟句酌,将一路上曾经波澜起伏的感受表达出来,但与一路上接触的那些人,那些事相比,最终能够变成铅字落在版面上的实在有限,更多是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到家后收拾行李,还在嘴里嘟囔掉煤渣。后来跟一位同事讲起一路上的传奇。他问我:下次再有机会你还会去吗?我说:会。千里走煤路,千辛万苦,百感交集,但我知道,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此机会,都能拥有这样难得的经历。

这样的经历,值得拥有。本报记者 王光照

读者评报

后十年利息哪去了

11月30日A14版《11.48元存31年利息不足9元》最后一段说:“1980年剩余本金11.48元,到2000年,本息合计为20.52元……扣除0.26元利息税后,本息合计共20.26元”。1980年的存款,到2000年最终利息9元,那么从2000年到2010年这后十年的利息哪去了? 读者 吴敏

银行方面解释,2000年前,由于传说将要出现“千年虫”,即对账目进行归整。谭先生的账户被划归为小额不动户类从此不计利息。 记者 于潇潇

一篇报道几处错

12月5日A7版《潍坊一女子遭绑架后智斗歹徒》第三段“两名男子开着张女士的汽车接上一名他们称之为‘大哥’的男子接到车上”。句中“接上”“接到”语义重复;最后一段“民警将其抓获,韩女士成功获救”。明明被绑架者是张女士,这里为何变为韩女士?另外“最终不到12小时,警方便将三名嫌疑人抓捕归案”。警方2日上午9点接到报案晚上7点破案,只有10个小时。 读者 赵连英

各媒体报道过程中确有“张女士”“韩女士”之异,本文未统一系个人失误,特此道歉。关于破案时间,应警方要求采用了“不到12小时”一说。文中词义重复,可能是编辑组稿过程中有误。 记者 李小凯

部门错了

12月1日A13版《本轮降水多地喝得都挺饱》,文中开头“从水利部门获悉……受强冷空气的影响……全省平均降水量31.9毫米”。水利部门也发布气象信息了吗? 读者 刘学英

水利部门在各地设水文观测站测降水量及河流流量、水库蓄水量等。气象部门测降水量一般是6小时之内的,水利部门测的时间长,主要是防汛抗旱。 记者 刘红杰

“垃圾家庭”

作者:贾伊居伊(印度) 翻译:郁葱

库马尔·威达亚医生退休后的生活很是惬意。他每天上午打打高尔夫球,吃过午餐后,就来到架在阳台上的望远镜前看看外面的景色。

库马尔独自住在一栋很高的公寓楼的20层。对他来说,最好的消遣就是坐在阳台舒适的椅子上,观看楼下的世界。

楼下是一片临时平房,楼角处是一个大大的露天垃圾场。每天,一个四口之家——父亲、母亲、五岁的儿子和七岁的女儿都会出来吃午饭和晚饭。通过望远镜,库马尔会看到他们在垃圾里翻找食物,并津津有味地吃。

起初,库马尔很是吃惊,他确信他们会因吃垃圾中的食物而中毒或死亡,可让他惊奇的是,他们却什么事也没有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。突然,严重的流感席卷孟买南部,这次流感之后,紧接着是一场登革热疫情,数十万人被感染,且有许多人死亡。

尽管遭遇这么大的灾难,但被库马尔称为“垃圾家庭”的一家人却什么事也没有。这让库马尔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一天,库马尔看到“垃圾家庭”的男孩被一辆车撞倒,倒在排水沟边上,鲜血从他的前臂流出来。库马尔赶紧乘电梯到楼下,跑到垃圾场。他发现男孩的伤口大概有三英寸,他赶紧将男孩送到医院。但男孩的父亲只是笑了笑,并向库马尔表示感谢。然后,他从垃圾中捡起一块很脏的破布,为儿子包住伤口。

库马尔很吃惊,“你是不是疯了?他会严重感染的,你在拿他的生命当儿戏。”

“不要担心,先生。”男孩的母亲说,“我儿子过几天就会好的,我们这样的人是从不生病的。”第二天,男孩

一家再次来到垃圾场。男孩看上去像啥事也没发生似的,尽管前臂仍然缠着那块脏布,可毫无痛苦的表情。

一周之后,库马尔下楼去看男孩。只见男孩胳膊上的破布已经去掉,伤口全部愈合。

那天夜里,库马尔难以入睡。他开始研究起这个“垃圾家庭”。好像是巧合,一天早上,库马尔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,原来是最小的弟弟巴拉特来找他。巴拉特也是一名医生,现在是凯姆医院肿瘤外科和研究室的主任。

巴拉特一边喝茶,一边与哥哥讨论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白血病患者。患者是当地一个纺织巨头唯一的女儿,她的生命只能维持两到三周。

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,库马尔想。他向弟弟解释了“垃圾家庭”身体的自愈能力。他们会不会拥有某种神奇的免疫基因呢?等到午饭时间,兄弟俩下楼去找“垃圾家庭”。他们愿意给“垃圾家庭”一万卢比,让他们去验血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可怜的“垃圾家庭”没有拒绝。

科研人员对取得的血样做了各种检测。检测结果证明,“垃圾家庭”的血液里果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免疫基因。

巴拉特把那个纺织巨头叫来,问他愿不愿意为女儿输入“垃圾家庭”男孩的血。

纺织巨头同意了,于是连续三天,男孩的血输入白血病患者体内。结果是难以置信的,女孩的血细胞计数、能量水平、生命活力很快恢复。奇迹!简直是奇迹!“垃圾家庭”应邀住进医院的一套VIP病房里,他们还被介绍给热泪盈眶的纺织巨头。纺织巨头非常感激,他带来满满一箱子钱,足有十万卢比,送给救命恩人。

库马尔兄弟俩也是欣喜若狂。他们想和“垃圾家庭”合作,反复试验,最终找出疾病免疫力的秘密。

可是,第二天,“垃圾家庭”就从医院消失了。库马尔天天去垃圾场,希望能再看到他们。可他等了一个星期,他们都没再出现。是呀,他们有了那么多钱,还来垃圾场干什么?

兄弟俩通过警察寻找“垃圾家庭”,他们还雇了侦探到处打探,但没有结果。“垃圾家庭”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一年之后,巴拉特接到他在塔纳的一个同学的电话,同学说他所在的医院有一个男士生命垂危,每天由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陪伴,一年前,他们曾生活在孟买。

他们会是兄弟俩正在寻找的那家人吗?两个医生兄弟急忙赶到那家医院。一点儿没错,就是那家人,但他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“垃圾家庭”的父亲正在经受肝硬化的折磨。过去的六个月,两个孩子也患上重病,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和可怕,母亲也被诊断出得了阿米巴肝脓肿。

他们告诉兄弟俩,收到纺织巨头的十万卢比后,犹如彩票中大奖的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。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房。从此,他们每天都去不同的饭店吃香喝辣的,父亲开始酗酒,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。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奢侈起来,当然再也不去垃圾场捡食物了。然而,病魔却一个接一个找上了他们。慢慢地,他们失去了健康,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两个兄弟再次检测了他们的血液,可检测结果发现,他们的血液与其他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。

“奇怪!”库马尔说,“难道我们的检测哪里出了错?”

“没有错,哥哥,”巴拉特回答说,“本该如此。”

记忆留痕

作者:罗杰·迪恩·基泽 翻译:翟振祥

“你真是卑鄙的家伙!”走出拉尔先生的房间时,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道。

年迈的拉尔先生住进这家疗养院才八个月,却让每一个护理人员过上了地狱般的生活。无论谁靠近他,他都是非打即骂,又掐又踹。他还故意尿湿床铺,以给我们增添麻烦为乐事。拉尔先生可能是个孤寡老人,在他住院的八个月时间里,未曾有一个亲人朋友赶来看望他。

一天,某个妇女社团到疗养院探望病人,为他们唱歌、演节目,还给他们患者献上一枝火红的玫瑰花。送给拉尔先生的玫瑰花就放到他身边的餐桌上,他看了看,一挥,就把花瓶打碎了,花瓶撞到墙上,化作千百块碎片。

在场的人都愣住了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拉尔翻了个身,面朝墙壁躺着,把后背丢给了替他收拾残局的护理人员。我捡起玫瑰,插到一个塑料杯子里,放到他的床头柜上,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。

这天的剩余时间,每当轮到我去照顾拉尔先生,我都会从他的玫瑰花上扯下一片花瓣,扔到他床边的垃圾筒里。他双唇紧闭,一声不吭,只是我每次扯下花瓣时他都死死地直视着我的眼睛。下班回家之前,我来到他的房间,

扯下花枝上的最后一片花瓣扔进垃圾筒。此刻,水杯里只剩下一段光秃秃的枝条,没有一丝生气。就在我转身离开之际,拉尔先生咕哝了一句: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

“我就是让你看看你是怎样折磨我们的,扯下一片花瓣就如同你折磨我们一次。”我回答。

第二天再来上班,同事叫我去清理拉尔先生的房间,原来他在前一天夜里与世长辞了。来到他的床边,我无意间看到了插在水杯中的玫瑰花,让人吃惊的是,原本光秃秃的枝条上竟然又有了鲜艳的花朵。我仔细一瞧,原来每一片花瓣都用胶布牢牢地粘在了花枝上。

我收拾起拉尔先生的东西来到走廊,忽然想起拉尔先生前一天对我讲过的话,“我并不想让大家都讨厌我,我只是不想让每个人都忘记我。”

我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,他的话让我心潮起伏。也许拉尔先生本性并不坏,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,他的乖戾表现,只是想被人们记住,在他去世后不会被立刻忘记。

拉尔先生终于如愿以偿,短时间内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,只不过他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个脾气古怪、行为乖张的糟老头。

译文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2009fanyi@163.com